

王国维： 暗夜里， 做个君王

一大师开讲——修身养性之术·为人处世之道·直面生死之思·品味幸福之悟
以当代视角，诠释经典智慧；以大师之言，抚慰平凡人心

薛玉楠

编著

王国维：

暗夜里， 做个君王

薛玉楠

编著

——大师开讲——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APRIME
时代出版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开讲·王国维：暗夜里，做个君王 / 薛玉楠编著. -- 合肥：
黄山书社，2014.5
ISBN 978-7-5461-4446-7

I. ①大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王国维 (1877 ~ 1927)
—语录 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6938 号

DASHI KAIJIANG · WANG GUOWEI AN YE LI ZUO GE JUNWANG

大师开讲·王国维：暗夜里，做个君王

薛玉楠 编著

出品人 任耕耘
选题策划 任耕耘 杨雯
责任编辑 秦矿玲
特约编辑 李晓阳 赵迪秋
装帧设计 齐娜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press.cn>)
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
印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
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 130千
印张 8.25
书号 ISBN 978-7-5461-4446-7
定价 28.00元

服务热线 0551-63533706

销售热线 0551-63533761

官方直营书店 (<http://hssbook.taobao.com>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
请与印制科联系。

联系电话 0551-63533725

直达性命精微处（代序）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、伯隅，号礼堂、观堂等，浙江海宁人。王氏治学，兼善中西。西学方面，他对叔本华、尼采、康德有着深刻研究，并将西学与中学相互比附，互相阐发，如其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，即是引用叔本华之悲剧观念对中国古典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的解读。其观点新颖别致，于国学之外另辟蹊径，新人耳目。国学方面，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文学与戏曲史、甲骨文与殷周史、敦煌文献与西北出土简牍、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等方面。其知识博约，学养深厚，又兼用西方治学之新观点、新方法，可谓汪洋恣肆、著作等身。王氏于学术上之成就，巍然丰碑自不待言，而其于人性、自我等人之内在精神世界的灵性探索，能“直达性命精微处”（张芙川《异书解》手跋，见王国维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卷下），亦是王氏贻赠

后人之财富。

王氏于精神世界之探求，既学术探索之使然，亦暗含自身之际遇。其《论性》《释理》《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》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《人间词话》《叔本华与尼采》等作，披寻东西典籍，于人性、情感、意志、欲望、理性、道德，无不涉足，可谓灵性之萃聚、精神之盛筵。此为其学术探索之使然。其余，如家信、与友人书、日记、诗文、书跋，其个人内心之苦闷、生事之艰难、家庭之琐事、子女之亲情、朋友之友谊，兼及人生浮萍之聚散、书籍零落之感叹，立等可见。又如《曲录》《优语录》《二牖轩随录》《阅古漫录》《蒙鞞备录笺证》《水经注校注》等，多为王氏辑录、疏证、校注之作，然其于文字、史料、观点之择取，亦有个个人好恶之取舍。这诚如其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中所说“沧桑巨变，目击之而身历之”，故其文字不过是“借他人酒杯，浇胸中块垒”而已。其于忠孝友悌、故乡、言语、德行、习惯、理想之人格、美术之价值、人与自然之谐和等，亦多所阐述，以使人去恶为善，以成君子，以立于天地之间。此者暗含了王氏自身之际遇。

王氏于性命精微处之探寻，意长笺短，不能尽言，试略举一二。其一，亲子之情。王潜明，王氏长子。王氏与其通信数量之多仅次于罗振玉。后潜明以病卒，王氏《致马衡》云“亡儿之病……总之，运数如此，无可说也”，足见心中甚是悲戚。罗振玉女为潜明妻。潜明逝世后，其工作单位发有遗款，王氏欲将钱款归振玉女，其女不受。为此，王氏与罗振玉往来书信辩驳。可见，其亲子之情不独爱己出，亦兼爱他人。其二，生事维艰。王氏与友人书中，对生计之事亦颇关注。其《致许家惺》云：“米价其昂，小民万难度日，海宁幸蚕尚熟，或者稍可支持。”其《致缪荃孙》云：“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，叩尽囊底足支一年，此后不知如何。”其《自序》云：“进无师友之助，退有生事之累。”生计之事，始终是王氏不得不面临的问题。王氏《咏史》云：“自来夸毗子，焉知生事难。……文章诚无用，用亦未为贤。”王氏以治学为业，然文章无用，书生焉能奈何！其三，人生浮萍之叹。其《水经注笺跋》云：“交游之聚散，人事之盛衰，书籍之流转，已不胜今昔之感。”其《致狩野直喜》云：“一别四五年，师友皆

入老境，而维亦至中年，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。”春去秋来，光阴荏苒，人世浮萍又岂是王氏一人之际遇！

其四，理想之幻灭。王氏兼治中西，然犹推崇中学。其《致罗振玉》云：“时局如此，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，恐我辈之言将验。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子遗，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。”其《致狩野直喜》云：“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，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，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。”由此足见王氏寄中学以复兴的信念。然清帝逊位、中学蒙尘，王氏亦于1927年6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其《教育小言十则》云：“至自杀之事，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，但自心理学上观之，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，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。而意志薄弱之社会，反以美名加之。吾人虽不欲科以杀人之罪，其可得乎？”王氏鄙薄自杀，奈何亲身履践？有人云，王氏死于中学之衰亡；有人云，王氏死于儿女亲家之事。若前者，则死于信仰；若后者，则死于生事。信仰与生事，亦理想与现实乎？陈寅恪谓王氏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（1929年，陈寅恪为

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碑文)。王氏经丧子之痛，又荷生事之累，历人生之聚散，又兼理想与现实之冲突，果能“独立”“自由”乎！王氏《偶成二首》云：“蝉蜕人间世，兀然入泥洹。此语闻之昔，践之良独难。”其《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》云：“人生过处唯存悔，知识增时只益疑。”其《来日》云：“人生一大梦，未审觉何时。”故其文字之事业，不过是“以生活为炉，苦痛为炭，而铸其解脱之鼎”（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）。

本书分为四个章节：“人性与自我”“家庭与教育”“他人与社会”“自然与艺术”。《礼记·大学》云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对应前三个部分；自然与艺术可称人生救赎之道，为第四部分。

编者观王氏其人、其书、其学养、其际遇，不胜唏嘘。王氏虽为一大学者，亦为我辈凡人。斯人已逝，其精神寓于版牍间，读者诸君若能于其中得其一二，亦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目录

直达性命精微处（代序） / 1

第一章 人性与自我 / 1

第二章 家庭与教育 / 117

第三章 他人与社会 / 159

第四章 自然与艺术 / 197

第一章

人性与自我

西方古典哲学言主客二分，主体即人，客体即社会及自然界，哲学即主客体关系之探讨。近代以降，尤其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“精神分析理论”对人对内在世界的揭示，使人得以窥见“内在的人”，人心遂成为欲望、意志、情感、道德、动机、理性诸种力量互搏之战场。于是，人如何与自我相处，便成为人生的第一关键事。无独有偶，中国古人对人心之探索，亦未中断。王氏通中西之学，于此，多有发见。其论人性，有性善、性恶、性兼善恶、性无善恶之说；其论理、德之关系，既不主张“德胜于理”，也不主张“理胜于德”，而是兼采柏拉图及斯多噶派之学说，主张理、德互为“税驾”。其余，诸如意志、欲望、动机之论，于叔本华、尼采、康德之学说，多所采集。以上多论人之总体，即人性大我与个人之关系。其于人与小我之关系，诸如人如何看待有与无、现在与将来、内在与外在、得到与舍弃，亦多有论述。王氏文字，为人如何与大我、小我之相处，人如何与自我相处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当你关上心门和自我交谈时，希望你能于喧闹处，或静默处，返诸自身，达至心灵的平和。

性善论

至汉而《淮南子》奉老子之说，而唱性善论……又曰：

“人之性无邪，久湛于俗则易。易则忘本，合于若性。故日月欲明，浮云盖之；河水欲清，沙石灭之。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”（《齐俗训》）（《论性》）

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·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，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。”小孩子是我们人生的“赤子”阶段，那时，我们拥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。而后，我们成长，试图穿越尘世，却终于惹来满身尘埃。这尘埃，来于自我的欲望，也来于他人的熏染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只有那些不忘初心的人，才能永葆人性之善，才能纯净地来、纯净地去。也许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我们需要的不是长大，而是永远像婴儿般纯善。

性恶论

至荀子反对孟子之说而唱性恶论，曰礼仪法度“是生于圣人之伪，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若夫目好色、耳好声、口好味、心好利、骨体肤理好愉佚，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。感而自然，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。夫感而不能然，必且待事而后然者，谓之生于伪，是性伪之所生，其不同之征也。故圣人化性而起伪”。……彼说礼之所由起，曰：“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仪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以求，此礼之所由起也。”（《礼论篇》）（《论性》）

荀子持“性恶论”，缘于人有口腹之欲，伤会哭喊，痛会流泪，喜悦便展露笑颜，得意就满心快乐。鲁迅《伤逝》写道：“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”意思是说，人必须在满足物质生存之后，才能追求梦想和信仰。然而，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如此残酷，恰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《人与海》中所说：“你们不怜悯，

不悔恨，斗狠争强，你们那样地喜欢残杀和死亡。”

身处这人海的搏斗中，我们无法相互责备，因为我们伤害对方，也被对方伤害。然而，我们终会找到和解的途径：“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仪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以求。”（《荀子·礼论篇》）只有人人困欲望之野兽于法律和道德之牢笼，我们才能安然地在尘世行走。

性兼善、恶

同时董仲舒亦论人性，曰：“……故性比于禾，善比于米。米出禾中，而禾未可全为米也；善出性中，而性未可全为善也。善与米，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，非在天之所为之内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篇》）
（《论性》）

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都有着或显或隐的脆弱，善与恶的攻伐。我们既不是纯粹的好人，也不是绝对的坏人。兼有善、恶，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质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曰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所以，不要用完美苛求别人，不要用出世的理念测度入世的凡夫俗子。上帝容许我们拥有一颗纯洁、善良的心，也宽恕我们的哭泣和偶尔的贪求。卡夫卡在《致艾莉·赫尔曼》中写道：“一个将会成为人的孩子应该尽可能从他表现出的兽性，从纯粹的动物状态中摆脱出来。”我们虽然不能达到纯善的境界，但至少要一直行走在除恶扬善的道路上。

性无善恶

同时苏轼亦批评韩愈之说，而唱超绝的一元论……其《扬雄论》曰：“……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，牝牡之欲。今告于人曰：饥则食，渴则饮，男女之欲，不出于人之性也，可乎？是天下知其不可也。圣人无是，无由以为圣；而小人无是，无由以为恶。圣人以其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，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。由是观之，善恶者，性之所能之，而非性之所能有也。且夫言性，又安以其善恶为哉？虽然，扬雄之论，则固已近之，曰：‘人之性，善恶混。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。’此其所以为异者。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善恶，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于性而已。”（《论性》）

而性如水然，气则盛水之器也。故曰：“水皆清也，以净器盛之则清，以不净器盛之则臭，以淤泥之器盛之则浊。”（《语类》卷四）（《论性》）

告子本孔子之人性论，而曰：“生之谓性，性无善无不善也。”又曰：“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”（《论性》）

性犹湍水，流注东西，随物赋形。流注大海，则有大海之气魄；流注沟壑，则有沟壑之格局。水无善恶，善恶在于水之灌注。人性亦无善恶，善恶在于人心之用。“圣人以其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，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”，善恶全在举手投足之间，全在一念之间。为善即是善，为恶即是恶。做一个好人，还是做一个坏人，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。